



通鑑續編卷第十五

天

紹興元年

金天會九年

春正月

己亥朔帝在越州帥自官遙拜

二帝不受賀。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以張俊為江

淮路招討使

時孔彥舟據湖相十餘郡

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志多

造符讖盡惑中外以衆圍江州朝廷以俊為招討使帥兵進討俊請岳飛同往許之李成陷江州。

謝克家罷。盜曹成陷漢陽軍鄂州。詔有司舉太祖後

宜嚴封安定郡王者

詔曰太祖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宗

絕今其封久不舉有司其上應嚴封人名依故事施行

二月邵青寇宣州。以秦檜

參知政事。詔贈程頤直龍圖閣

制詞極其褒崇於三月是學者翕然尚之

張俊大敗李成于樓子莊復筠江州俊聞李成將馬進在

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决矣及進犯

洪州連營西山俊歛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

居月餘進以大書懸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為

怯俊謀知賊急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

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為先鋒俊

大喜乃令揚沂中絕生米渡岳飛重鎧羅馬潛出賊右突

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進出城布陣十

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

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

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

潰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

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俊與飛遇成於樓子莊

大破之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眾援筠與俊夾河而營揚

沂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

我勢迫絕江而去因呼俊為張鐵山遂

復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群盜皆遁

金兀朮取鞏洮河

樂蘭廓積石西寧州於是涇原河張浚退守蘭州以張

深為四川制置使次于益昌王庶為利夔兩路制置使節

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金人破福津蹂同谷以迫興州浚

益昌夏四月金撻懶屯于宿遷縣。劉光世復楚州。隆祐

皇太子孟氏崩年五十九桑仲陷鄱州。盜李忠陷商州。五

月以張用為舒蘄鎮撫使。作大宋中興王寶。劉光世

使王德嚴揚州執郭仲威歸于行在所斬之。邵青圍太

平州劉光世招降之。盜趙延壽據分寧縣呂頤浩招降

之。張俊大敗李成于黃梅縣成奔劉豫張俊引兵渡江

梅縣及之成大敗其衆數萬皆潰馬進為追兵所殺成北走降于劉豫江淮諸郡悉平岳飛功第一李忠譚

充降于張浚。張用復叛寇江西岳飛招降之。用寇江西

同郡人乃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岳飛與用

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帥衆降于飛六月庚

縣丞妻寅亮上書乞選太祖後以備儲嗣元懿太子卒帝

遣滕請建太子帝曰若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

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應選太祖後將育宮中

至是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

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官中此天下之大慮仁

宗感悟其說詔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禮

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

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

傑王下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

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

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

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欝昭慈獻

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欝昭慈獻

烈皇后于越州以俟軍事寧歸葬哲宗園陵張琪陷徽州

○張浚以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金時關隴六路盡陷于

五州及鳳翔之和尚原劉豫置招受司于宿州豫置招受

隴州之方山原而已歸金人立豫以舊河為界恐兩河之民陷沒者逃

逃金人立豫以舊河為界恐兩河之民陷沒者逃秋七月

以岳飛為右軍副統制帥師次于洪州彈壓盜賊。封太

祖後令話為安定郡王。金撻懶自宿遷北去。范宗尹

免宗尹為政多私屢為言者所詆秦檜從而擠之帝亦惡

通鑑綱目卷之五

三

訓導錢如填校正

州宗尹有才智年三十八月以孔彥舟為斬黃鎮撫使○

張浚殺左武大夫曲端浚既敗于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

復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心侍浚立時舉以示焉浚素知

端廢不可並立且方倚玠為用度等知之即言端嘗作詩

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

漁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于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

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深感之會浚以隨提點夔州刑獄端

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繫維端以紙糊其口燬之

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以

端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以汪伯彥為江東安撫大使

時黃潛善已死張守寵○以李回叅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

事○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既去檜欲得其位

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

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帝即用之

范福葉蔡州

以李祐代為鎮撫使○復置賞功房三省樞密院○以

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兼知樞密院事○以孟庾為江東

西湖東等路宣諭制置使呂頤浩入對首言先平內寇然

允文已降李敦仁已敗江淮惟張琪邵青兩寇非久必可

通鑑綱目卷之十五

三

訓導錢如瑣校正

潰餘黨復至謀言青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
可再命合軍持滿陳始交萬失齊發牛皆返奔賊眾藏焉
青自縛請命德獻以孟庾參知政事。吳玠大敗金兀朮
諸行在餘黨悉平

于和尚原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

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
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

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
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

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
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

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若黃牛會大
風電遂遁去沒立方攻箭箬嶺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

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犄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
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之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

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宋軍相拒十月癸酉進薄
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

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
困且走設伏於神室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

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亟揚其須髯而遁金
自南侵未嘗有此敗

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
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

死力故能初置見錢關子時命張俊忠發州有司請椿斡

成功焉乃造關子付發州召商人入中以給軍食商執關子于權
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

羅本未免抑配而權貨務又止以升越州為紹興府。關
日輸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

師古復秦州。劉豫使王世冲寇廬州知州王亨斬之。

金兀朮自河東還留撒離喝于鳳翔遂取慶陽。慕容洵

以環州叛降于金。十一月以孟庾為福建江西荆湖宣

通鑑綱目卷之五

五

撫使韓世忠為副使。富直柔寵。十二月盜曹成陷道

州。桑仲寇復金州。金以陝西地與劉豫。於是中原

二年。金天會。春正月癸巳朔帝在紹興府。帝不受朝賀。

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辛企宗討范汝為不克其

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

以拘禽其謀主謝嚮施達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

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

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

施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

帝如臨安府。從呂頤浩請也。帝

至臨安府。二月詔劉光世帥師次于揚州。經理淮東。

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置御前忠統軍。以降盜崔增李

李振軍德忠徐文所部兵為七將名御前。捧邵青趙死壽

忠統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三月桑仲為其

黨所殺。李橫復郢州。仲上疏願協力恢復京師。乞正劉豫

命。仲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移。事勢復豫。所陷州郡仍命

河南程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靳黃孔。彥舟。廬

壽王。身相為應援。毋失事機。仲至郢州。調兵其黨。金人侵

霍明執而殺之。襄鄧統制李橫擊走明。復其州。金人侵

隴安吳璘敗之。河南鎮撫使程興為其下所殺。劉豫將

興屯伊陽之鳳牛山。禪之遣蔣順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

順而焚其書。豫復陰啗興。裨將楊偉以利倖。遂殺興。其

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能激以忠義。士

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詔以子琮嗣職。夏四

月以翟汝文參知政事。曹成陷賀州。詔呂頤浩都督

毛

江淮荆浙諸軍事帥師如鎮江

願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以復中原

原秦檜因風人言周宣王內脩外攘故能中興全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願浩及檜曰願浩治軍該檜理庶務

如種蠡分職可也乃命願浩開府鎮江願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

韓世忠張浚劉光世岳飛王玠揚沂中等皆隸焉凡十餘萬人帝嘗謂給事中程瑀曰願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

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

之劉豫徙于汴京豫至汴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

淮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子府十

三軍分置河南汴京洶沙官凡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歛

頃苛民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賀

招柳連命岳飛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

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歲嶺連控隘道

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山嶺飛部不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

衆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等曰成黨散去追

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

首而撫其衆慎勿妄殺四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

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

州張浚以王庶知成都府王似為利夔制置使○金主以

其太祖孫亶為諸班勃極烈自斜也卒諸班勃極烈之位虛至是粘沒喝兀朮各神

等會朝上京謂幹本曰儲嗣久曠合刺先帝嫡孫當立若

不早定恐授非其人幹本然之遂相與請于金主金主不

得已許之合刺即亶也太祖之孫父曰豐王繩金主以其

果繩果一名宗峻在太祖諸子中為最嫡云子蒲盧虎為國論勃極烈名宗磐金以粘沒喝為都元帥兀朮為左副元帥○閏月衍聖公孔端友卒以其子玠

通鑑綱目卷之五

訓導錢如貫校正

嗣。五月以權邦彥為書樞密院事。育太祖後子侂之

子伯琮于宮中。帝感婁寅亮之言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

婕妤好鞠之呂頤浩前軍將趙延壽反頤浩遂次于常州。頤浩

生六年矣至常州趙延壽兵叛于呂城鎮遂犯金壇殺知縣胡思

忠願浩聞彙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因稱疾不進王

德追趙延壽于建平誅之。置脩政局命秦檜提舉。秦檜

宣王內脩外攘為言乞置脩政局從之以檜為張浚以劉

子羽知興元府。韓世忠招曹晟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為

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群賊平虞世

忠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成成方為岳飛所追乃率其

衆降得戰士八六月詔岳飛屯江州。以李橫為襄鄖鎮

撫使李道為鄧隨鎮撫使。頒黃庭堅所書戒石銘于州

縣。翟汝文罷。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為州文學汝文薦其

對案相詬詆日檜為濁孔彥舟叛降于劉豫。彥舟暴橫不奉

氣故不得久居位舟遂叛秋七月以翟琮為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呂

頤浩還自常州。八月以孟庾兼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

軍事。安定郡王令詒卒。以朱勝非提舉醴泉觀兼侍

讀貶給事中胡安國提舉仙都觀是夕彗星見罷給事中

程瑀等二十人。帝初即位召安國為給事中黃潛善惡之

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為保國必先定計定計

訓導錢如墳校正

何漢刊

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
 賊選縣令輕賦歛更弊法省官吏皆卹民事也而行此有
 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
 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
 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
 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
 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
 改給事中入對帝謂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為累召不
 至安國辭謝居旬日再見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
 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
 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
 不宜虛費光陰耽翫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
 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知呂頤浩不為公論所容乃多引
 知名士列于清要以自助欲傾頤浩而專政安國嘗聞游酢
 論繪人材可方荀文若信之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
 願浩自常州還朝憾檜欲去之問計于席益席益曰日為
 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
 興府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

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專用張邦昌結
 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
 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
 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
 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諸房文字黃龜年書行安
 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
 當去甚明以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
 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
 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
 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
 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
 遂卧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
 造朝又數有請初非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
 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
 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夢出胃秦檜三上
 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
 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
 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云應天變除舊布

新之象臺省為之一空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常若痛切于身雖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然風度峻爽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故渡江以後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惇為首謝良佐嘗曰胡秦檜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痿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

秦檜

免榜其罪于朝堂示不復用

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秦檜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着衣唱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會呂頤浩諷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蔡密禮入對語以是事及王居正所言密禮即以帝意載于訓

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斡陽忠走降于

劉豫

捷遂與賊對壘奕棊張飲堅壁不動眾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詢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曰顧驚潰世忠麾

罷脩政局

○王倫還自金

倫既被執久之粘沒喝使烏陵思謀即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又因懷歸乃倡為和議謂思謀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蓋思又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者贊之思謀泥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沒喝至

始知檜之姦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斡陽忠走降于

劉豫

捷遂與賊對壘奕棊張飲堅壁不動眾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詢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曰顧驚潰世忠麾

罷脩政局

○王倫還自金

倫既被執久之粘沒喝使烏陵思謀即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又因懷歸乃倡為和議謂思謀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蓋思又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者贊之思謀泥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沒喝至

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
議和決非江南情實持侍郎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
不然來何為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
粘沒喝不答及是粘沒喝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
倫至入對言金人情為甚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以潘致堯為金國通問

使至楚州通判劉晏劫其幣奔劉豫。以朱勝非為尚書

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以韓世忠為江南東西路宣撫

使守建康他帥臣稱宣撫使者並罷。世忠置背嵬軍以王

似為川陝宣撫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

轉運擢吳玠為大將子羽懷既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

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

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

為無辜任子羽玠開為非是乃以似為副使浚始不安

以今時為安定郡王。先是燕秦二王後相代嚴金元帥右

都監耶律余覲謀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冬十月禁私

酤。拾享于温州。十一月詔李綱劉洪道程昌禹解潛

會師討楊太。太年少楚人謂少王彥復秦州立奇功以捍

擊平之至是敗劉豫將郭振于白石鎮復秦州張浚承制

以彥節制商虜。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綱至潭時流

為盜散處荆湘之間多者數萬人綱悉平之因上言荆湖
之地自昔號為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
於鼎醴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
原之漸不報曰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遂罷提舉崇福宮
川陝宣撫司以便宜賜類試陝西舉人周漢等進士出身

通鑑綱目卷十五

十一

訓導錄如填校正

○初置江浙湖南月椿錢呂頤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創

以上供經制係省封椿等窠名充其數茶鹽錢蓋不得用

所椿不能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賦自此大為東南民

害召張浚知樞密院事以盧法原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

及王似同治司事浚聞王似來乃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

日短浚南平王李乾德卒以其子陽煥為交趾郡王。以

孔端朝為祕書省正字錄孔子之後也詔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

諸軍事。金撒離喝取金州土彥奔石泉金人久窺蜀以

原扼其衝不得逞其志將出奇取之乃以宋叛將李彥琪

駐秦州峴仙人關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令游騎出熙河

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遂攻金州王

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退保石泉撒離喝乘勝而進

三年金天會十一年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府率百官遙拜

子羽之師潰于饒風關吳玠走西縣子羽走三泉金撒離

喝遂入興元府而去金人長驅趨洋漢興元劉子羽聞王

吳玠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引兵援之至饒風以黃柑

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

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關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

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

角監書局卷十五

一一

訓導錢新校正

徐進刊

不可輕集後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
 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兵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
 胡床坐于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
 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欲移守潼川子羽移書
 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渡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出子羽謀
 邀之于武休不及撤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
 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繼之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
 有死爾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師預徙梁洋之積及金
 人深入魏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
 復腹背要擊之死傷者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眾自褒斜
 谷還與元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
 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與
 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李橫復穎順軍
 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失不償得

昌府。造渾天儀。以李橫為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
 兼京西招撫使。詔春秋望祭諸陵。二月權邦彥卒。

以伯琮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瑗。吳璘築殺金平移師守

之。吳璘尚守和尚原而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而別營壘于仙人關右與州長

舉縣之地名曰殺金平令璘帥和尚原之兵以守焉以席益參知政事徐俯僉書樞

密院事。三月李橫傳檄收復京師劉豫乞師于金金人

救之及橫戰于牟駝岡橫師敗績豫復陷穎昌府。以韓

世忠為淮南東路宣撫使。夏四月朱勝非以母喪去位

。劉豫將董震以虢州來歸以震為商虢陝州鎮撫使。

以劉光世為江南東路宣撫使。李成復陷虢州。揚太

偕號大聖天王。么眾日感自號大聖天王立鍾相少水軍子子儀為太子么以下臣事之甚謹

統制徐文叛降于劉豫

文勇力過人揮巨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爲徐大刀以功爲淮

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其材勇譖其將叛朝廷遣兵嚴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

浮海抵鹽城降于劉豫曰沿海無備二浙可嚴也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衆寇通秦州

潘致堯還

自金以韓肖胄爲金國軍前通問使禁邊兵犯齊境

致堯還言

金欲再遣重臣以取信遂寢出師之議而遣肖胄及胡松年往金議和至齊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

均爲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王彥復金州金人棄均房而去○詔李

橫等班師還鎮

以與金議和也

五月罷宣撫司便宜黜陟張浚發

閬州

張浚雖被召而以劉子羽等軍敗秘其事而未行王盧法原赴鎮而罷宣撫司便宜黜陟張浚發

及劉子羽王廣劉錫等遂赴行在所

以陳規知池州

德安七年賊不敢犯至是召入對首乞罷鎮撫使帝納之自是不復除鎮撫使

六月禁諸路招納

淮北及中原來歸人

以議和也

詔王瓌會師討楊太○岳飛大

敗盜彭友于雩都虔吉平

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熹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諸

州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因石洞

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巧命飛

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諭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

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秋七月復置博

學宏詞科

從工部侍郎李權之請也上等政京官除館職

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起復朱勝非爲尚書右僕

射○八月翟琮奔襄陽劉豫遂取伊陽

劉豫盡有梁衛之地琮不能孤立乃

棄伊陽之鳳牛沂王樛有罪金人殺之

樛與駙馬劉文彥誣告道君皇帝謀

反按驗無九月呂頤浩免

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

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

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

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睿斷早定決策比向今

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帝方主和

議不從至是以水旱不時蘇湖二州地震下詔罪己求言

順浩連章侍罪帝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

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會侍御史辛炳

殿中待御史常同論頤浩過惡遂罷頤浩有膽略善弓馬

當國步艱難之日人倚之為重然其再相也胡安國勸其

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讎為戒頤浩不能用

以劉光世為江東淮西宣撫使次池州韓世忠為淮東宣

撫使次鎮江府王曠為荆南府岳鄂潭鼎澧黃州漢陽軍

制置使次鄂州岳飛為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次江州

時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地劉光世在鎮江月費至二十萬

繹每開易鎮則設辭不奉詔有急復遷延以避之朝廷無

如人之何故命冬十月李成陷鄧州進寇襄陽李橫奔荆南

成入據之遂陷隨唐郢州信陽軍○罷諸路類省試舉人

○十一月韓肖胄還自金蔡公准兵擅侵齊境○復元祐

十科取士法從朱勝非金兀朮取和尚原○十二月金季

永壽來自帝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

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

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為鑒戒帝因從容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日劉豫以孔子後璫嚴封行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

聖公主管祀事

四年金天會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府拜二帝以章

誼為金國通問使及河南地金始定制度頒之○二月帝

益罷○三月吳玠及金兀朮戰于仙人關大敗之兀朮撒

斡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吳玠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脩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玠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揚攻以擗竿碎其梯

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為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兵踵至人被盡繼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斡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阜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後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河勢妻帑來劉夔乃劉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遣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以趙鼎參知政事援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俊○張浚還自閬州罷為資政

殿大學士居之福州浚至臨安中丞辛炳以宿憾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

不臣遂奉祠福州居住浚即日行以王似為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為

副使。夏四月安置宣撫司叅議官劉子羽于白州。吳

玠復鳳秦隴州。熙河蘭廓路安撫使關師古以洮岷叛

降于劉豫。徐俯罷與趙鼎議不合故也知壽春府羅興叛降于劉

豫。五月以岳飛兼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時揚

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陷襄陽等六郡又欲自江西

陸行趨浙與公會帝命飛為之備及朱勝非言襄陽國之

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

以珍群盜帝以詔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

是命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矣

岳飛復襄陽飛至郢為齊守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

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不利險阻騎兵利車曠成在

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

尔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車曰尔以騎兵擊其步卒

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棄

襄陽遁去飛遂復襄陽齊人收成餘衆益兵駐新野飛與

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子女王帛志

已驕清劉豫借為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持

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

彥敗之。復育太祖後子彥之子伯玠于宮中

吳才人以張婕妤鞠

愛亦請于帝乃復取太祖後秉義

岳飛使牛皐復隨州。

秋七月以胡松年命書樞密院事。岳飛使王貴張憲復

鄧唐州信陽軍襄陽

於是襄漢悉平飛移屯德

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
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
章誼還自金師詔至

與粘沒喝元室論事不少屈還至應天劉豫留之以計得
歸持粘沒喝答書約以淮南毋得屯駐軍馬蓋欲畫江以

益劉豫也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徐
既去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為朱勝

非所忌除鼎知院都督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
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乃條奏便宜復為勝

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
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殲山帶河之誓君臣相

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彼甯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
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甘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

則小人不安其分謂兩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無望
是時蜀士至於醜金道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向以自明

故有志之士欲為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
嘗此重責去朝廷遠邇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

矣伏望閣臣孤忠使相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
言臣所請兵滿數下皆老弱所贖金帛至微焉舉之人

除命南下已行正日侍宸秉新陳已艱難况在萬里
之外以魏良弼為金國通問使詔取王安石追封舒王

制毀之從呂瞻問復以王似知成都府以岳飛為湖北
荆襄潭州制置使于鄂州趙鼎上言湖北鄂岳最為上

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於是授飛清遠軍節
度使充制置使飛時年三十二自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

飛之年九月朱勝非乞終喪制許之時久雨勝非累章乞
免且自論當罷者十

一事帝未許侍御史魏矰劾其過勝非亦請解官持餘服
許之勝非居相位苗釗之變保護之功為多然詆李綱忌

趙鼎人以安定郡王令時卒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師寇
淮南金主與粘沒喝議南伐會元還力言其不可曰江

淮南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粘沒喝

淮南金主與粘沒喝議南伐會元還力言其不可曰江

淮南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粘沒喝

曰都監務偷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劉豫聞岳飛復襄節遂乞師于金請自密州及海趨昌國以攻取宋之糧船還起明州城下奪取宋主御船直抵錢塘江口金主乃命訛里朵撻懶調勃海漢兒軍五萬以應豫謂兀朮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兒各將兵會金師南下騎兵自泗攻殊步兵自楚攻承州金師渡淮

韓世忠自承州退守鎮江。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鼎將赴川陝陸辭時准報驃至舉朝震恐帝以

樞密院事。鼎將赴川陝陸辭時准報驃至舉朝震恐帝以

沈與求參知政事。冬十月詔韓世忠進次揚州。金人

圍亳州。召張浚于福州。初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

極言之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樛謂

鼎曰六龍臨江兵氣自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

始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

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上季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樛曰然

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

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

于帝遂召浚為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追至淮而還

世忠得命進駐揚州手勅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

為遂復如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

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朝廷使魏良臣

使金世忠撒斂嬰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竟即上馬令軍中曰朕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宋師動息則具以所見對聶兒孛堇聞世忠退大喜即起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宋師迭進世忠令背寇軍士各持長斧上搯人胷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遺董叅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鷓口橋解元至高郵北門遇敵設伏水軍夾河陣一日合戰十三相距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

往後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
藉溺死者甚眾捷聞群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
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
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

帝自將禦金師次于平江府金齊之師曰迫群臣勸帝他

將安之惟進禦乃可免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
因曰朕為三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暴侵凌朕當親

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畏怯敵
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

圖報國於是以前庫為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
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王夔為江西沿

江制置使命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
建康後宮自温州泛海如泉州劉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

自蜀何事為他人任患韓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
為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

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
戊戌帝遂發臨安劉錫揚存中以禁旅從己亥韓世忠捷

奏至壬寅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
速戰遲與爭鋒非策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

帝為上不行及胡松年自江上還十一月詔暴劉豫罪

北兵大集然後知鼎有先見也

逆于六師自豫借立廷以金故至金人入濠州○金人

入光除州○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鎮江浚至見趙鼎

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詔拜浚知樞密
院事以其盡忠竭節諭于中外浚既受命即日起江上視

師時浚懷兀术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
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

諸將身留鎮十二月金人圍廬州岳飛使牛皋救之金師

引去皇追敗之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

金將曰牛皋在此尔輩胡為見犯眾皆愕然不戰而潰飛
謂皇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皇乃追擊三十餘里金

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金師渡淮北歸捷懶屯泗州兀术屯竹塹

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术曰張樞密既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

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皆怨又聞金主病篤乃夜引師還兀术等既去劉麟劉猷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

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焉或問鼎

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洵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其

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採群言為善後之計於

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必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仇敵未報

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神州赤縣陷于敵國為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

未振尚使疆敵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生

理未固而欲浪戰以旣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

不為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敵議者又謂敵入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

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下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謂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

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脩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為東南屏蔽夫

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之間也今當以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

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東路以揚州為帥府而以江東財用

給之西路以廬州為帥府而以江西財用給之荆襄以襄陽為帥府而以湖北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之贍養假以

歲月則藩籬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如淮東西之帥則當責以收

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臨川陝

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臨川陝

通鑑綱目卷之五

二十一

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此事雖若落落難合然在
 陛下聖意先定於中而以至誠不倦決斷行之蓋無不可
 成之理至於擇將之方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
 罰之權兵家皆有成法無待於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
 臨事制度者兵無常形又不可預圖也臣願竊以為獻者
 在勿失機會而已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
 今鑿與未復舊都莫如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
 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然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
 後建康為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緩懷之略則
 臣願先為自治自疆之計使中原陷弱之民知所依告益
 堅戴宋之心又言臣竊觀陛下臨御追今九年國不闢而
 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
 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
 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
 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乎居無
 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
 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
 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

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究其術
 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鑿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槩
 近年間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
 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上下偷安不為長久之計
 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啟宸衷悟前日和議
 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
 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
 效槩可見矣然敵兵難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
 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
 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
 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
 而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
 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
 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間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
 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
 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
 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
 今金人造孽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

卯乙

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此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平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疆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脩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帝賜詔褒諭之而不能

五年金熙宗宣天會十三年夏大德元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帝在

平江府。張浚還自鎮江。以韓世忠為淮東宣撫使帥

師次于鎮江劉光世為淮西宣撫使帥師次于太平張俊

為江東宣撫使帥師次于建康。鄧瓊復光州。金主旻

卒諡班勃極烈立太宗以斜也幹本知國政結沒喝幹

曆明時續武脩文經一國規模於是始定在位十三年無官

絕奢為之過用大臣之言捨子立宣使太祖世嫡不失正

緒可謂行二月帝如臨安府。詔太常少卿張銖奉迎太

廟神主于温州。帝至臨安府。川陝宣撫副使盧滂原

卒于閬州。以趙鼎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兼知樞密

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浚相得甚驩及將並相史館校勘

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

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以岳飛為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帥師討楊太于

洞庭湖王夔討么連年不克朝議以為招之便胡閔休獻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則討之會飛入朝遂以命吳璘復秦州金徽离唱來救揚

政敗之。作太廟于臨安從禮部員外郎江端友之請也

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

太廟是將以臨安府為久居之計不復有意中原不納

詔張浚如江上議邊防。初封劉光世妾許氏等為孺人

從光世之請妾之有封自此始也閏月胡松年罷。王瓌免。置總制司

命孟庾領之命戶部尚書章誼措置財用孟庾提領號總

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亭伯以東南用

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

錢斂之於細而積之甚衆一歲得錢近百萬緡所補不細

今若行於諸路無慮數百萬計邊事未寧苟不出此緩急

必至暴斂與其斂于倉卒曷若積於細微帝從之至三月

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析而為總制錢大為東南之害

張浚乞視師于潭州詔許之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

乘其怠討之具疏請行帝遣之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揚

么謀者給以文榜俾招諭諸砦皆譁呼而去於是相率請

降金以粘沒喝領三省事。初粥民間田宅契紙。夏四

月罷鎮撫使。封周後柴叔夏為崇義公。奉安神主于

太廟。太上道君皇帝崩于金之五國城太上自離汴與

屬備極窘辱至是崩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不

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

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

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

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焉

史臣曰徽宗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

奪其失國也特以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疎斥正士狎

近姦諛於是蔡京以猥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泆之志

溺信虛無崇飾游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念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加兵勤遠稔禍速亂遂致國破身辱與石重貴同科豈得諉諸數哉自古人君行朝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特甚焉爾行朝

獻景靈宮之禮于射殿。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自

南幸時奉祠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謚文靖

○羅從彥南劍人初為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時為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從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

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時行溪上吟詠而歸充然自得朱熹謂龜山倡道

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仲素一人而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其門人李侗最著。李侗

初從從彥學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侗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侗於

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甚重之侗卒業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几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

適閨門內外夷愉蕭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鄉人勉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

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學者稱為延平先生朱熹嘗從侗受學

每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進於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

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若無甚可否者五月何薛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如金通問二帝中書舍人胡寅乞罷許之

初建炎中胡寅為起居郎嘗上

疏請絕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資為養兵之費庶幾貪狄知我有含怒必鬪之志少莫之驚或有還期不然則今

鮮憂東南萬事不競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不報及何薛奉使寅為中書舍人復上疏言女真昔驚動陵寢戕伐

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讎也自建炎丁未至於紹興甲寅所謂甲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

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虜兵者誰歟但見丙午而後通知之使未

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劉豫稱兵犯順矣女
 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
 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
 餌既久而後寤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為復出此
 謬計耶苟曰姑為是豈有脩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
 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不然則前效可考矣
 况歲月益久虜情益闕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巖之事
 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
 之及張浚自潭州還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關地復土以
 終歸于和未可遽絕帝遂遣蘇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孟庚知樞密院事。封貴州防禦使。瑗為建國公出就資

善堂聽讀。趙鼎請名行宮。新作書院為資善堂。命建國公

郎朱震兼資善堂。讀二人皆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岳飛嘗詣

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以令瑗為安定郡王。行統元。歷常州布衣陳金左副元

帥訛里。飛卒。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太死湖湘平。

飛受命討公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
 用之何如。雨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
 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
 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附佐皆曰。子知逆
 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哉。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
 乘者。瑗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會張浚至
 潭州。帝益疑飛。玩寇欲以上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
 深機。胡可易言。益慙乃止。黃佐嚴周倫皆殺之。飛上其功
 遷武功大夫。飛以王浚無功。皆其統制任士安。安不受。瑗節
 度故也。鞭之使解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矣。士安宣言岳
 大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
 安戰急。伏四起。擊之。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
 圖示浚。浚欲從。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
 入。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
 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
 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

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沒許之
 飛遂如鼎州黃佐招場欽來降飛喜曰揚欽驍悍既降賊
 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
 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
 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眾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
 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
 代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义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
 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
 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
 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技窮赴水死飛
 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巨舟千
 艘飛親行諸若慰撫之縱老弱歸田里少壯為軍果八日
 而捷書至潭張浚歎曰岳侯神算也黃誠斬揚么首披鍾
 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么恃其險官軍自陸罷則
 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 孟庾罷。韓世忠復
 除是飛來至是以人以其言為讖云

鎮淮軍。八月論詆誣宣仁聖列皇后罪追貶章惇為昭

化軍節度副使蔡卞為單州團練副使子孫不許在朝。

九月金主追尊其考妣為帝后 金主追尊其考豐王宗峻為景宣皇帝廟號徽宗妣

蒲察氏為 惠昭皇后 冬十月張浚還自潭州 帝賜浚書謂上流定則川陝荆襄形勢接連事

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卿乎浚遂奏遣岳飛屯荆襄

以圖中原自鄂岳轉洧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遣使

賜詔趣歸及至帝勞問曰卿暑行甚勞群寇既就招撫成

朕不殺之仁卿之力也召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

篇帝嘉歎 **以席益為四川制置大使** 時吳玠專治戰守於財計盈虛未嘗問一

切以軍期趣辦于趙開遂與開異趣玠數以饋餉不繼訴
 于朝開亦自劾老憊乞去朝廷為之交解乃以益為制置
 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兵馬並隸 **令民自實田畝間架**
 大使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 **于官賣之** 令州縣造戶帖出賣民間自行開具地宅田畝

通鑑綱目卷之三

九

訓道守錢如填校正

督府十一月徵和靖處士尹焞為崇政殿說書初金人陷洛焞闔門

被害焞死復甦門生昇至山谷中而免劉豫聘之不從以

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

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婿邢純拜而受之因止于涪涪順

讀易地也焞乃闢三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冲

舉以趙開為四川都轉運使。詔張浚視師于襄漢川

自代以趙開為四川都轉運使。詔張浚視師于襄漢川

陝浚以金勢未衰而劉豫復據中原乃具奏請出以李綱

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知洪州張浚薦其忠也以沈與求兼樞

密院事

六年金天會十四年。西遼。春正月己巳朔帝在臨安府

以伯玖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璩。安定郡王令旺卒。

二月置行在交子務印父子錢引給諸路令公私同見錢

也。以折彥質兼書樞密院事。韓世忠圍淮陽軍金元朮

救之世忠還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即引軍渡淮旁符離

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擒

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堅守不下約曰受

圖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猗皆引兵至世

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相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

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

曰不如是不足以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世

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沈與求罷。張浚會諸將于鎮江命

張俊進屯盱眙。三月以韓世忠為京東淮東路宣撫處

置使屯楚州岳飛為京西湖北路宣撫副使屯鄂州

張浚每稱

通鑑綱目卷之十五

訓導錢如填校正

二人可倚以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為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妝以耻之故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焉金以粘沒喝

幹本蒲盧虎並領三省事。夏四月劉豫陷唐州。京湖

宣撫副使岳飛以母喪去官詔起復之。五月復造見錢

關子罷交子務有司言朝廷措置見錢關子失其本意改務令推貨務儲六月張浚撫師准上命劉光世進屯廬州

岳飛進屯襄陽揚沂中進屯泗州浚命光世屯合肥以招張浚飛屯襄陽以窺中原且謂飛曰此君素志也飛扶母櫬還廬山累表乞終喪詔不許以令慮為安

定郡王。秋七月以郭浩為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知金

州邵隆知商州經理商虢。以陳公輔為左司諫吏部員外郎陳

公輔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

王安石學術壞之耶安石之政事既壞人才學術則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定

分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揚雄

不能死于王莽之篡而為之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聖人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

石乃曰道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司諫賜五品服

劉光世復壽春府。八月召四川都轉運使趙開還以李

迨代之席益在四川頗侵用軍期錢趙開訴于朝又數增

行在而以迨代之自金人犯蜀開職饋餉軍用無乏一時賴之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監推酷

有監賣鬻夫一五

十七

奇零絹布之征遂為蜀之常岳飛使牛勗復鎮汝軍。以

秦檜為行宮留守孟庾同留守並奏決尚書省樞密院事

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

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而臨安僻居

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

請即幸之以撫三軍而圖恢復會謀報劉豫將有南寇之

志趙鼎建議幸平江帝從之遂命檜庾留守檜自彼斥會

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温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授醴泉

觀使兼侍讀張浚進屯泗州。岳飛復蔡州。飛累戰皆捷

至是漸用事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

河南長水縣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

帶山砦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社梁興等果歸之飛復及

偽齊李成孔彥舟連金主追帝其先祖曰德帝跋海曰安

戰至蔡州克其城。帝綏可曰獻祖烏古迺曰景祖劬里鉢曰世祖頗刺淑曰

蕭宗盈歌曰穆宗烏雅束曰康宗此皆為皇。帝後復定景祖

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桃。九月帝如平江府。岳飛使王貴敗劉豫之

衆于唐州上䟽進師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飛遣王

董先復虢州盧氏縣獲糧十五萬石中原響應會劉豫屯

兵窺唐州飛遣王貴等攻破之焚其營飛因奏進兵以取

中原不許於是孤。帝至平江府。權奉安神主。冬十月劉麟

劉猗分道寇淮西張浚使揚沂中帥師禦之戰于藕塘猗

大敗走麟自順昌引去沂中追至南壽春而還。劉豫聞張

于江上勝其罪逆將進兵討之恐懼告急于金請先出師

南寇而乞師救援金主召諸將相議之蒲靈虎曰先帝所

以立豫者欲其闢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

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也從其請則豫受利敗

是豫僉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三道而南子麟率中路
 兵由壽春趣廬州以犯合肥姪猗率東路兵取紫荆山出
 渦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趨光州以犯六安朝廷
 大懼時張俊屯旣胎揚沂中屯泗州韓世忠屯楚州岳飛
 屯鄂州劉光世屯廬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
 移書張俊欲令張俊與楊沂中合以保合肥浚以為然乃
 遣楊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趣濠州以與張
 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曰急
 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
 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率曰亦安用養兵為哉
 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豫逆
 賊也官軍與豫戰而不能勝或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
 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
 留帝善之然慮張俊合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
 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令俊等
 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地正所以
 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
 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

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
 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
 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淮
 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中諭其眾曰若有一
 人渡江者即斬以徇光世不巳乃還駐廬州與沂中俊
 等相應劉猗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阻乃引趣定遠劉麟
 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甲
 辰猗率眾數萬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
 千進禦與猗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猗恐孤軍深入為王
 師所嚴乃引兵趣合肥欲與麟合而後進行至藕塘沂中
 復遇之猗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
 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猗破矣賊眾錯愕駭視張宗顏
 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軍賊破矣賊眾錯愕駭視張宗顏
 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呼曰軍賊破矣賊眾錯愕駭視張宗顏
 橫屍滿野猗以首抵其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
 當果揚殿前也即與精騎數輩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眾
 皆怖請降麟在順昌聞猗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
 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退北方大恐

金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西遼主大石卒其妻蕭氏權國事不烟擢國稱制號感天皇后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韓

世忠敗金人于淮陽。趙鼎罷。初張浚在江上遣參議軍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社也既而

浚因請事語意微侵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社離

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

曰侯浚還議之及浚還朝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臨安浚

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風

百倍今岳飛軍回人心解體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進幸

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鼎言擒

劉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

為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

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鼎與浚為相

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

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復尊程頤之

學一時學者皆聚于朝然鼎不及見頤故有僞稱伊川門

人以求進者亦蒙擢用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

一帙賜之曰書所載君臣相戒飭之折彥質罷。以張守

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頓首謝折彥質罷。以張守

參知政事。以呂頤浩為浙西安撫制置大使判臨安府

。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詔從之。左司諫陳公輔上疏言

伊川之學相率而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

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性語

潘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梁濶步曰此伊

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

皆非也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

廢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布告中外使知朕意

七年金天會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府。金初用大明

歷造大明歷至是始用之以陳與義參知政事沈與求同

知樞密院事。張浚改兼樞密使以秦檜為樞密使。何

薛還自金始聞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崩帝成服張浚請

導以日易月之制詔外朝從之宮中仍致喪三年

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已亥帝成服百

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致喪

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

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

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歛歟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

命浚草詔告諭群臣外朝勉從所請以日易月宮中仍行

三年之喪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

動而退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自期

普欲遂陛下十年之問親養缺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其意

亦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

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則此至罪惟爾是罰而臣終隳厥功

日有食之。以王倫為奉迎梓宮使如金

倫陛辭帝命謂

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

泉一斛然非精潔則不受介而馳物不甚疾比行百里始

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備鞍甲而不求遲致遠之材也不幸

如建康府。以呂祉為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帝

至建康。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送尊宣和皇后羣臣

為皇太后。帝一日號慟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思

震引唐建中故事請送尊為皇太后從之。以呂頤浩兼行宮留守孟度罷。淮

西宣撫使劉光世免以其兵隸都督府命呂祉節制之。世

在江。西軍士多降盜素無紀律張浚言其沈酣酒色不恤

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拂然乞賜罷黜會光世引疾乞解兵

柄乃拜少師萬壽觀使奉朝請張浚因分其兵為六軍命

呂祉往廬州節制之張守曰必欲改圖須得聞望素高能

服諸將之心者乃可祉夏四月作太廟于建康。京湖宣

撫使岳飛乞終喪制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留

建康見帝數論恢復之略且上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

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

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

號召五路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

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濟滑經略兩河如此則

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於此舉帝曰有臣

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

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遂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言

於帝請詔飛詣都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

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

德與鄧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

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浚揚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

之善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

哉浚慨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

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時飛母喪未終屢請

持服而不見許及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母喪服

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于墓側浚怒奏飛積慮在于

併兵奏贖求去意在要君遂以都督府參議軍事張宗元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七十四

實監其軍。張浚如太平州。淮西視師。五月召胡安國提

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至。疑知永州。張浚為安國帝召之將

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

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願學

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

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

師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

閣。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疏入。公輔與六

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辭。故賤。六

月沈與奕卒。詔岳飛入朝。遂遣還鎮。趙朝待罪。帝慰遣

之。飛遂復職。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

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上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

已堅。何至今尚未。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

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唐僻在海隅。

非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秋七月

往來督戰。度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不報。秋七月

嗣濮王仲湜卒。金晉國王粘沒喝卒。粘沒喝內能謀國。

勝有古名。八月以張浚為淮西宣撫使。屯盱眙。揚沂中為

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屯廬州。時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

廬州。德素等夷不相下。及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訟于都

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以其軍隸督府。而命沂中

錡置司。召淮西副統制。鄧瓊赴行在。瓊以衆叛。降于劉豫。

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死之。德祉復至廬州。鄧瓊又訟王

則大相。証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倚能立功。雖有大過。亦

獨略。况此小嫌。耶當力為諸公。辨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

事小。定社。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斬賽兵權。其書吏漏語。

于瓊。瓊令人遮社。所遣。郵置。盡得社所言。大怨。會聞朝廷

自監賣。編卷一五

十一工。訓導錢如增校正。

命張俊楊沂中等為大帥而召已赴行在大懼遂叛諸將
 晨謁社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環曰諸兵官有
 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社見之大驚欲返
 走不及為瓊所執環及兵馬鈔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
 死之瓊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社三塔距淮三
 十里社下馬立粟林下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見之衆區
 社上馬社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尔軍
 中豈無英雄乃隨颯瓊去平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
 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社遂率首折齒而死時有
 得社括髮之帛歸吳中者社妻吳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
 者哀之劉錡吳錫以九月詔張俊屯廬州岳飛屯汀州
 兵追瓊不及而還九月詔張俊屯廬州岳飛屯汀州
 叛張浚始悔不用飛言飛乞廷計瓊不許詔駐師汀州為
 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沒喝而兀朮惡豫可以間而動會
 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向
 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
 許我今冬以會合冠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
 竟不至何背我耶謀與縱死即詭服乃作牘書言與劉豫

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
 封股納書戒勿泄謀還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金主

於是廢豫張浚免罷都督府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
 之意益決張浚免罷都督府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

之大反復拜三帝未嘗不改容流涕時天子方厲精克己
 成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

柱往命浚草之及颯瓊叛呂社死浚因引怒力求去帝問
 浚誰可代御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間

帝曰然則用趙鼎浚曰得之矣檜由以趙鼎為尚書左僕
 是憾浚浚遂奉祠而節督府亦罷

射兼樞密使。以劉錡知廬州。冬十月安置提舉汀州

太平觀張浚于永州。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武

詔安撫淮而帝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己之詔鼎言浚
 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勸王功帝曰

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
 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

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真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為言秦檜感浚不出一語上意解遂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金以綏懶兀木為左右副元帥○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

閏月以尹焞為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焞承召命以疾辭

百金為行資令漕臣奉詔至若親遣焞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遂留不進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

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焞至建康城外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趣召入見命

為秘書郎張俊棄盱眙還建康○金罷兀執劉豫以歸廢

為蜀王立行臺尚書省于汴韓世忠乞飛請伐金以復舊

壤不報初豫由粘沒喝高慶裔而得立故奉二人特厚諸

會豫請立麟為太子金主曰徐當遣人咨訪河南百

今齊國兵權聽元帥府節制而以東拔為元帥左都監屯

太原太捷不也為元帥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臺

穎許諸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金主遂令捷

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木麾騎翼而擒之遂馳

入汴京豫方射講武殿兀木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

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

于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記有曰建爾

一邦建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為乃以鐵騎數千圍宮

行錢為汝敵殺斃斃斃斃斃斃斃斃斃斃斃斃斃斃斃斃斃

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為

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

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絹二

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於二帥捷

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

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於二帥捷

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

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

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

乎遠近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迫之行願居相州韓琦宅許之十二月與家屬徙臨潢岳飛奏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十一月四川

制置大使席益以母喪去官○十二月王倫還自金尋復

遣之倫將還撻懶送之謂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

河南地帝大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梓宮及太后且許歸其餘一切非所較也逾五日復遣倫奉迎梓宮于金交趾

郡王李陽煥卒子天祚嗣

通鑑續編卷第十五

